桂云苑

刊头书法 李自勤

清明咏怀

林春

苍松翠柏步履轻，
 献花寄情雨沾襟。
 夜梦依稀映慈蔼，
 昼思隐约绕叮咛。
 嫩柳婆娑和风煦，
 雏鸭振翅春水盈。
 相伴莺燕闻百转，
 满目生机望不尽。

书画艺坛

陆惠忠

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，善楷书、行书、篆书。所撰论文曾多次在《中国书法报》《书法导报》上发表。书法作品亦多次入选各级展览及获奖。

档案春秋

周总理为“黄浦剧场”题名(下)

马信芳

筱文艳与周总理的相识始于1952年。那年，淮剧被点名到怀仁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。结束后，周总理就来到后台和全体演员一一握手。他高兴地对筱文艳说：“祝贺你，表演得很成功。我小时候就喜欢听江淮戏。刚才主席看了戏说《种大麦》舞蹈不错，唱的也好听，就是剧情矛盾不突出。”筱文艳握着总理的手赶紧答道：“谢谢总理，我们回去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修改。”周总理听筱文艳满口的苏北口音，便亲切地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啊？”“我是淮安

车桥人。”筱文艳答道。“噢，那我们是老乡啊，我老家也是淮安的。你如回去，请代我向家乡的父老问好。”

京城之行，筱文艳成熟了许多，她认定要更大更快地发展淮剧艺术，必须建立国营剧团。1953年5月20日，上海人民淮剧团正式成立，作为团长，自此，筱文艳亲带演员送戏下工厂、上码头、到农村，哪里有观众就到哪里演出。

我早就听说，黄浦剧场的得名，源于周恩来总理的题名。今天这样的机会我不放过了，于是

询问起筱文艳。

回忆往事，筱文艳喜形于色。那是1957年，周总理到上海视察，晚上来到中苏友好大厦剧场观看她和杨占魁、马秀英主演的淮剧《白蛇传》。演出结束周总理又来看望演员。筱文艳告诉总理，在他的关心下，上海市政府已决定将拥有1000多座位的金城大戏院作为上海人民淮剧团的演出场所。总理笑着说，那好啊。筱文艳说，大家正在为剧场起名而烦恼。我们想了很多名，如“红光”“东方”“工农”“淮光”等，但不知哪个合适？

“总理，我们想为剧场起名‘淮光剧场’，意思是‘将淮剧发扬光大’，可以吗？”筱文艳请教道。

熟悉上海话的周总理沉思片刻，带着征询的口气说：“‘淮光’谐音‘坏光’，不太好。叫‘黄浦剧场’，怎么样？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，黄浦江就是她的象征。”

话音刚落，站在一旁的演员同声叫好。筱文艳抓住机会，大胆地向周总理提出：“我们想请总理为我们题写剧场名。”

周总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，在离开上海之前，题写了“黄浦剧场”四个大字，托人送到上海人民淮剧团。从此金城大戏院更名为黄浦剧场，一直沿用至今。（全文完）

▲ 书法 杨万里诗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

▲ 书法《知白守黑》

都说上海人生活精致，果不其然，我的邻居，就可谓这一典范，几乎连“阳光”也不愿放过。

舍不得放过“阳光”的上海人

钱克健

顾家姆妈独居市中心一间朝西独门小屋，小院内种满花草苗木，春日萌芽，夏日茂盛，秋日姹紫嫣红，冬日盆盆罐罐堆放在向阳处，努力享受着从高楼缝隙中透过来的丝丝缕缕冬日暖阳。

顾家姆妈生活精致，早起必穿睡衣长袍，洗衣必戴塑胶手套，外出必画眉涂脂，朋友圈必发舞姿歌喉。而最为值得称道的是“不会放过任何一缕阳光”！

无论久雨初晴，还是艳阳高照，无论寒风萧瑟，还是烈日炎炎，只要太阳露脸，小院中必定“披红挂绿”“彩旗飘飘”。

你看，被单“龙凤呈祥”，棉被“白里透黄”，外套“黑灰蓝红”，内衣“色彩斑斓”，沐浴在阳光下，飘逸在微风中。这些衣物还会顺着顾家姆妈的巧手，伴随时光流逝而变换位置，逐光而行，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区。

最精彩的是顾家姆妈还善于观云识雨，阴天还呈灰暗色，她已将衣物洗涤干净，坐等放晴晾晒；雨天淅淅沥沥，她家洗衣机已轰轰隆隆，停机已是风和日丽。无论阳光微弱还是强烈，小院中不变的是在晾衣杆上轻悠飘荡的衣物被褥。

顾家姆妈还爱享受温暖的阳光，或在阳光下捶胸顿足，做自创的保健操，或在竹藤椅上品茗闭目，倾听收音机中传来的沪语沪调。连那只养了多年的白猫，也爱在阳光下或爬树栖息，或攀上衣杆四处张望，或仰天四脚撑开躺在顾家姆妈足边，享受着上海天空温暖阳光的恩赐。

其实“舍不得放过阳光”的上海人又何止顾家姆妈一人，举目仰望，每到阳光明媚之日，上海大街小巷“万国旗”四处飘扬，尤其是那些散发着城市烟火气的旧街小巷，已成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魅力所在。热爱阳光，利用阳光，享受阳光已成为魔都上海人精致生活的一瞥。

漫步龙陵

冯联请

是细声细气的。我想，大概是人们怕惊扰了沉睡在这里的烈士吧？

龙陵里雕塑很多，五卅烈士的英勇搏击，解放上海的慷慨激昂，然而最令我难忘的却是无名烈士墓前的雕塑：面向北面侧卧倒下的烈士高擎粗壮有力的大手，向上的手心俨然托起着宇宙的蓝天白云，我无法看清这位烈士不屈的面部表情，但我却看清了震撼人心的文字：这里是解放上海的271位无名烈士的安息地。长明火燃起熊熊的火焰。看着倒下的烈士，看着不屈而强壮的手臂，烈士们为了上海的解放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却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。他们把

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大地，奉献给了人民，对着泛绿的草地，我停止了脚步，陷入了沉思，面对无名烈士，我想利欲熏心者应该汗颜。

无名烈士墓的西侧便是一大片牺牲于各个时期的烈士墓地了，在这里我读到了熟悉的名字：秦鸿钧、李白、张困斋、彭湃、李公朴……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从他们的遗像里，我想象着英烈们生前的音容笑貌，回味着他们不屈的斗争生活。生得伟大，死得光荣的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我曾经有幸参加30年前的陵园建成开园仪式，看到烈士的家属亲临墓地，献上一束束鲜花并致哀。我还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，一边抚摸着

镌刻着烈士英名的墓碑，一边喃喃地诉说着对亲人的无尽思念。此时，我的心再次受到了震撼。

逝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漫步于龙华烈士陵园，满目的长青松柏，到处是烈士的诗抄。我接受着春的爱抚。我想，作为一个后来者，我们应如何投身于火热的现代化建设之中？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，一种凝重的时代责任感便油然而生。

漫步于建成30年的龙华烈士陵园，看着一批又一批前来祭扫先烈的团队。聆听着一次又一次响起的《国际歌》，呼吸着远处飘来的一阵阵清香，我得到了新的启示：这里是我们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，获得革命力量，树立信心迎接挑战的不竭源泉。

沐着早春的艳阳，踏着如茵的芳草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一次次地漫步于龙华烈士陵园。

离桃花盛开的季节还有时日，故桃枝上光秃秃的没有树叶也没有艳丽的花朵，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沮丧。因为龙陵湿润的土地上已是绿色一片，不知名的小花已稀疏地点缀其上。弯曲的小河边的柳枝已爆出了绿芽，远远地望去好似一片绿雾，春意，使得龙陵生机无限。

阳光无私地温暖着游人，望着蓝天白云，我在这里享受着安乐和宁静。地处闹市的龙华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，在龙陵里却是十分的安静。人们说话声是低低的，绝无高声喧哗，受着肃穆气氛的影响，连小孩说话也